

目 次

则 名	页 数	则 名	页 数
武的哲理	1	战争的透视	1
一个伟大的兵理	1	侵略者的悲哀	1
「兵事乃儒学之至精」	2	无法	2
大海般的兵学	2	孙子的不朽	3
孙子战法的种种	3	养成「数」的观念	3
孙子上又多一「敬」字	4	孙子的世界性	4
孙子与拿破仑	4	用兵与音乐相通	5
超兵书的用兵	5	用兵要如「富人之造屋」	5
以水喻兵	6	智慧第一	6
将军应「大处着眼」	6	将校要有清明的头脑	7
政治为军事之本	8	军人要得真知	8
「足兵」应为充足兵器	8	古今练兵的时间问题	8
士兵的管教养卫	9	应添入「武器」要素	9
管子重视武器	9	设险的评价	10
苏秦早于克氏的发明	10	孙武苏秦的名论	10
外交与兵法相通	10	将骄必败	11
杀敌以怒和恨	11	和战的真谛	11
文武合一论	12	中国人应尚武和好义	12
宋秦少游的参谋长论	13	明陈子龙的「兵家言序」	14
清人论海防	16	兵事的变化	17
希腊哲人苏氏论军事	17		

第二辑

武的哲理

战为武，不战（止戈）亦为武，战为下，不战为上。即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战胜敌者不与（不与争战也）。」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清代学者对武字解释得好：「仁者武之涂也，孝者武之核也，慈者武之原也，敬和睦姻者武之胶漆也。」还有：老子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晋士蔺也说过：「礼乐慈爱，战所畜也。」亦可作为武字的注脚。这都是表现了我国战理的崇高伟大，远非西方残酷暴虐的战理可比，真可作为今日世界军人的座右铭。

战争的透视

基督教典上有言：「以剑而兴，必以剑而亡。」东方之楚霸王，西方之拿破仑、希特勒可为明证。

我国古代哲学家庄周说：「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即亡。」名将吴起也说过：「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其透视战争的利害有如此。

一个伟大的兵

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用武力去征服人完全是假的。」（见「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演讲词）又说过：「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见「主义胜过武力」演讲词）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兵学哲理。历史上的征服者如汉尼拔、恺撒、拿破仑等都尝尽这些滋味了。今后的侵略者应知所回头吧！

侵略者的悲哀

美国海战理论家马翰说过：「由历史所得的教训，凡能统治海洋的人，同时也能统治世界。」可是到了立体战争的今日，又有人喊出：「凡能制空即可制世界。」的口号了。换言之，前者是说要拥有强大的海军，后者要拥有强大的空军，但从二次大战而观，强大的海军要有强大的空军协同，至于单凭空军制胜，尚未之见。但却不能说永无实现的可能，只要飞机进步达于最高度之时。

在历史上拿破仑没有统治海洋的海军力量，终为英国打倒。一八零四年他到了布伦，站在海滨的悬崖上拿起望远镜出神地遥望着英伦时，曾叹息道：「我们只要能统治这个海峡六小时，便能统治全世界。」

到了次二大战，希特勒与日本军阀亦同样犯了这个毛病，所以一则于一九四零年攻陷巴黎后，未能渡海攻英。一则于一九四一年奇袭珍珠港，跟着以秋风扫落叶般席卷了太平洋各岛屿后，亦无法渡洋攻美。历史似不让侵略者拥有统治海洋的力量，将来也许不让侵略者拥有制空的力量。这是侵略者必败的原因，也是世界每由黑暗回复于光明之所在。

「兵事乃儒学之至精」

古人说：「兵事乃儒学之至精」，应是说精通儒学者，能文亦能武，能入相亦能出将。原来儒学之先师孔子以六艺教人（其中射御，即军事教育，至于礼乐书数亦与军事有关），又深信自己必能将兵说：「我战则克」。可见孔子能文能武，文武合一为儒家的基本精神。在历史上，如汉之陈汤、赵充国、祭遵、皇甫规、虞诩，蜀之孔明，晋之羊祜、杜预、陶侃、谢玄，唐之李靖、张巡、李光弼、郭子仪，宋之曹彬、范仲淹、韩琦、岳武穆、虞允文，明之刘伯温、王阳明、戚继光、史可法，清之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均为精通儒学之名将。再证之古人云：「古来名将出通儒」（如易经的道理，前人已演为兵法，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道理，亦与战理相通，近有人着「论语兵学」一书）那么人家对于这个名言的意义更可充分了然。

无法

邓肯谓歌舞无法，Rainer 谓演剧无法，释道济谓至人无法，袁子才谓文章无法，方薰谓绘画无法，苏东坡谓：「精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

大海般的兵学

孙子与克氏的兵学好像一个大海。

人们到海滨游玩，有的拾去一片贝壳，有的捡去一块采石，有的折去一枝海草或海树，有的捉去几条鱼或几只蟹，却未见过有人能够把整个大海搬回来。

学习孙子与克劳塞维慈的兵学也是一样，聪明如日本人，日耳曼人也只学得一部份而已。

所以建立兵学难，而学兵学，用兵学亦不易。

孙子的不朽

孙子兵法虽是封建农业经济社会的产物，却可运用于现代工业经济社会的战争，不管物质如何进步，化学战部队也好，降落伞部队也好，装甲部队也好，原子部队也好，都一样可以活用它的原则。

所以孙子十三篇是不朽的，不为时间与空间所限。明将戚继光说：「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日本山梨中将说：「中国古籍中，孙子战略之学，高深精妙，有非德国近出战略诸书所能望其项背。」

孙子战法的种种

孙子对于平地战、河川战、湖沼战及攻城战均有所论述。尤以关于山地战论之甚详：（一）从战略上区分地形为六种：一曰通形，二曰挂形，三曰支形，四曰隘形，五曰险形，六曰远形（详见地形篇）。（二）从战术上区分地形为六种：一曰绝地，二曰天井，三曰天牢，四曰天罗，五曰天险，六曰天隙（详见行军篇）。惟关于市街战与沙漠战则未提及，这也许因为囿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吧！自然以孙子以后的战争现象，像汉代对匈奴的沙漠战，与今日号称「市街战大学」之史达林格勒的市街战，实为他当时所未想及。但他却有许多原则，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待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及「围则御，不得已则鬪，逼则从。」等原则都可以运用到这两方面作战上，孙子的伟大，即在于此。

养成「数」的观念

中国军人向缺「数」的观念。但在孙子兵法里即充满着这种的观念。他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又说「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这种观念，正与现代国欧美军事家的理念相同。英国某战术家说：「战术完全为数字的讨论，而以方程式解决一切问题。」欧西某军事家亦说过：「近代作战，非如作文，即席可成，乃争力的数字，所谓力的数字，必先把握战术的中心，依适合此中心的需要，平时加以培养、配备、统制、安排，战时始克依照预定策划，应付敌人，战胜敌人。」

中国军人因缺乏「数」的观念，即无科学的头脑，所以往往流于空洞，幻想和侥幸，对于一切问题不求合理的解决，祇作表面的敷衍，甚至欲坐享其成，求佑于神，无怪军事上没有长进，近代对外战争的失败，实有由来。

可是科学的晨钟已响遍大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急起发扬我祖传兵法的科学精神，还要吸收西方兵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技术。

孙子上又多一「敬」字

孙子因是一部最古的兵书，经过历代兵灾虫祸，及转相传录，所以在各种版本上不免有一些相出入之处。大家都记得孙子始计篇有这样的一句吧：「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可是我最近路经柳州，偶阅汉代王符着「潜夫论」一书劝将篇所引孙子的话却是：「胜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彼此对照，可见王符所引的多了六个「也」字，一个「敬」字，未知当时王符所根据的是何种版本，或为他的杜撰。不过在将帅应与备的要素上添了一个「敬」字，亦非不可。王符对于敬字的解释是：「敬以招贤」，确是言之有物。而解释得较详尽者，要以荀子为第一，荀子在议兵篇说：「凡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敬事无圯，敬众无圯，敬敌无圯，夫是之谓五无圯。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圯，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孙子的世界性

孙子兵法老早译成各国文字了，近来我国亦有一二种英译本出版。

虽说外国人翻译孙子未必字字句句都很正确，就中以日译为佳，不外由于中日两国文字较为接近之故。

孙子是不翼而飞地活跃于整个地球了，近来英美军人很喜欢研究孙子，一般作家亦喜欢引用孙子。我除把它辑为「孙子兵法在英美」（见拙编「孙克兵学新论」一书）外，顷读美国拉姆氏撰「蒙古的战法」一文，其中批评一九一六年福根汉与德皇太子攻击凡尔登要塞的失败说：「福根汉与德皇太子的战术应用，显然违背二千年前孙子兵法兵势篇所指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原则，故有此失，即是说，他们仅作顽强的正面攻击，未能以奇制胜。」美国陆军大学校长埃地中将，亦为爱读孙子的一人，其为「情报与指挥官」一书所作的序文说：「千百年前中国的军事哲学家就写出了『知彼知己』的名言，在今天和明天，孙子的教训更应为人尊重。」

今日战争上所使用的大原理大原则，几为孙子说完过了。孙子所建立是「永久不变」的大原理，大原则，不特在现在是不朽的，就是将来也是不朽。不过徒有此原理原则而没有新的武器，新的方法与技术为之用，在现代战争上，也只可徒唤莫奈何而已。

孙子拿破仑

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又说：「君命有所不受」。再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拿破仑说：「主帅在外作战，对于远离战场而不深知战况之君主所发之命令，应予考虑，若一味服从，至结果失败，则虽有君命，主帅仍不能辞其咎。故主帅如对于君主之命令认为不完善时，应据理反对，并当以去就力请变更命令，以免为毁灭全军之罪人。同样，君主如命主帅与敌开战，而主帅认为战必败，则应反对作战，若因服从命令起见，不顾一切而战，则战败之责任，应由主帅负之。要知军令须绝对服从，应在发令者亲在战场督战之时，如此，彼于当时之情况，能明了无遗，如发命令而疑部下反对时，彼可亲聆之，可解释之。但若君主一严令，命主帅败于敌人，则主帅对此命令，应绝对不服从，除非得知败于敌人之作用。」考拿破仑在阵中手不停披法译孙子，现在我们又看他俩上面的话，足见拿破仑是受孙子影响的，孙子真是伟大，拿破仑也是伟大！

用兵与音乐相通

曾国藩的日记上说：「古人治兵之道，作诗之法，皆与音乐相通。」真是一个高深的兵学哲理。曾氏曾叹为「懵然不知，深以为耻。」即现代一般兵学家亦有同感。其实，这个道理早见于孙子兵法的兵势篇上：「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跟着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执能穷之哉？」由此，可知音乐的奏演以善于变化与配合为妙，用兵之法，亦以善于变化与配合为妙。否则，不善变化与配合，徒拘于形式，这是艺之拙者，用兵之拙者。宋代名将岳武穆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亦即此意。西方兵家说：「战争即艺术」。又说「指挥官为大艺术家」。可见真理的不分东西。

超兵书的用兵

曩读史记霍去病传，见汉武帝欲教去病以孙吴兵法，去病对曰：「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此可见霍将军天才的卓越，绝非「徒读父书」之流可比拟。清将曾国藩氏也说过：「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可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徇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法，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近又读清人张成孙：「行军私议笺」，其中有说：「兵之道博矣，及其用之，乃不在书。余未知武事，而稍学为文，每属笔，胸中有古人文，思效为之辄不工。何者？其文之题事异也。今之所制为兵，与今所遇之械，即用武者之题事也。吾弟之读书多且熟矣，熟而化，乌有不用，又乌测其所以用之哉！」彼此对照，真理灼然。

用兵要如「富人造屋」

美国过去在太平洋的反攻战上，真如下述的「富人造屋」。即美国于一九四一年自珍珠港被袭以后，一直准备至一九四四年夏初，方开始对日反攻，以其准备

的充分，故兵力雄大，所向无敌，每战必胜，登陆夺岛，如所豫期。最近我读苏东坡答李琮书，见苏氏引用当时办理边事者王天常之言曰：「国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费，谷米之用，为钱若干，布算而定，无所赢缩矣。工徒入门，斧之声铿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复计，此虑不素定之过。既作而复聚粮，既斲而复求材，其费必十倍，其工必不坚。故帝王之用兵，如官人之造屋，其虑周，其规摹素定，其取材积粮皆有方，故其经营之常迟，而其作之常速，计日而成，不衍于素，费半他人，而工必倍之。」这个伟大的兵理，我们不应让其徒成为纸上的空文吧！

以水喻兵

水是智的象徵。故孔子说：「智者乐水」。用兵亦以智为尚，故孙子以水喻兵，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即水是动的，能变化，智也是动的，能变化，而能因敌变化以取胜，非上智将军莫办。故水即智，智即神。

智慧第一

将军要有至高的智慧，否则，是庸将，是劣将，每战必败。岳武穆以百战百胜之经验，认为将帅应具有的条件，以智慧为第一，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又说：「勇不足恃，用兵先在定谋，栞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于此所谓「妙」，所谓「谋」，即为智慧的表现，无智慧曷能谋，无智慧又曷能运用臻于神妙之境。所以暴虎冯河之勇，暗哑叱咤之气，向为兵家所不取，尤其在现代战争上，徒见其白白送死而已。不过在现代战争上，要有现代的智慧，以过去的智慧来应付现代战争，亦无济于事。智慧由于先天的秉赋，尤系乎后天的修养。项羽的智慧（万人敌）得自古兵法，张良的智慧得自黄石公素书，岳武穆的智慧得自孙子兵法与左氏春秋。现代的智慧则要从现代军事科学上去摄取。

将军应「大处着眼」

孙子说：「将军之事：静而幽，正而治。」

英国阿伯提大公爵说：「有许多具有小才之人，在和平时代，对于军事微小技艺，极其熟练。对于军备及教练，亦极了解。并常在自己军队面前昂然走来走去。因此，获得一种名称符实之威望，而使他人难于供职。其主要坏处，尤在阻止一般优良资质之自由进化抑制力争上乘之独立精神。一旦战事发生，此种具有小才之将领，以其向来疲于无事自忙之故，不能适应紧张精神。于是缺点尽情表现，错误相继不绝，此固今日世上所尝见也。」

德国萨克森元帅说：「许多将军在开战之日，对于军队前进计划，规定十分周详。并令副官到处激励兵士，往来驰驱不已，对于一切细事，皆欲亲自为之，而其结果则一无所成。倘若将军自身对于上士职务，以及其他一切事项，皆欲一手包办，则有如寓言中之苍蝇，自作妄想，以为马车之动，全系彼之力量。何以如此？只因一般人士对于战事，能从高处着眼者少，生平专以练习为事，以为战争之术，止于此矣。」

将校要有清明的头脑

将校的头脑是将校祸福成败的主宰，故头脑常要清明，——第一清明，第二清明，第三还是清明。

清是清静，脑中毫无「喜、怒、哀、惧、爱、恶、欲」，常保持古井般的清静。明是明亮，头脑常如水晶体，能透视任何事物。

能够这样，自可做到：「决事知其变，末事知其来，伪事知其真，乱事使其理，危事使其安，祸事使其福。」

历史上的名将，他的头脑常是清明的，这真是国家之宝。田单使用火牛计，向燕反攻，孙臆使用减灶计，在马陵伏击庞涓，他如韩信的井陘之战，潍水之战，谢玄的淝水之战，岳飞的郾城之战，这都是表现了他们头脑是清明的，以清明的头脑而定计决策，自能杀敌致果，造成惊人的战绩。

还有：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郭冲三事曰：亮屯于扬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向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从此点，足见他头脑的清明——浴日注）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麾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武侯有此清明的头脑，便表演了这一幕千秋引为美谈的却敌奇迹。又看他训子的格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更可见他头脑是怎样的清明了。不待说，我所说「清明的头脑」，是受着他这个格言的影响。更有古人说：「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自然个个将校都是要求自己头脑的清明，但我们所目见耳闻的则往往十不得一二，这固系乎先天的禀赋，尤关乎后天的修养，得修养之法，依修尽之法而行，即可使头脑清明，否则昏昧混沌，必致每战必败，杀身辱国。

政治为军事之本

中国古代哲人的论战，都是先政治而后军学。即以政治为军事之本，政治不良，则军事难得胜利。今日所谓「政治重于军事」，应以此为渊源吧！孔子答子贡的问政，以「民信」列第一位，「足食」列第二位，「足兵」列第三位。又说过：「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这都是把政治当为军事之本的。至于孟子荀子更有详明的指示，孟子曾对鲁穆公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又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再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荀子说：「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又说：「彼仁韬者，所以修其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即左传记载战术家曹刿的论战亦以政治为军事之本，原文是：「公曰：（鲁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曹刿）『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军人要得真知

今日我们军人的求知，倘能依照孔子在论语上劈头一句说：「学而时习之。」则必能养成为优良的将校，孔子于此是视「习」重于「学」的，故要「时习」。其精神，正同欧人在军事上，虽读过某种兵书，但未做过，若叩以是否「已知」，辄答以「不知」。要之，这是说：军人在课堂里或书本上所学的东西，必须经过实习演习，即由脑筋通过行动后，方算真的知识。但是懒惰的军人，不肯学，更不肯习，因为习此学来得艰难和辛苦呢！

「足兵」应为充足兵器

中国人的兵学知识，迄今仍很落后。好比论语上所说：「足兵」二字，一般人都解释为征足兵额，或兵无空额的意思，其实在今日新型战争之下，似有解释为充足兵器，或兵器无缺的必要。原来兵字在往昔，就有兵器的解释，例如「兵者，凶器也。」（见国语越语）「兵，刃也。」（见周书大聚）「兵，谓干戚也。」（见周礼鼓人）再观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的论证，更觉不谋而合，他说：「前辈论曰：古之言兵皆指器，无有指人言者，余证以四书，如『足兵』，『去兵』，『不以兵车』，『弃甲曳兵』，『兵也』，『王兴甲兵』、『动天下之兵』、『兵甲非不坚利』，『不以兵革之利』，『为兵馈之』，『兵甲非不多』，『秦楚构兵』。果皆器也，可谓确绝。」像抗战中我军战斗力的薄弱，不待说，是因兵器不足——飞机不足，重炮不足，坦克不足，运输汽车不足……。但这些兵器在今日新型战争之下，不祇要有，还要多，不祇要多，还要新，即所谓「秘密武器」的源源发明。

古今练兵的时间问题

练兵要有相当长久期间，古今皆然。孔子老早说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原来我国古时教民是这样的：「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即精神教育），入事父兄，出事长上（即礼节教育），春搜夏苗，秋猕冬狩，习其金鼓之节，明其坐作进退之法（即战斗教育）。」就是说必须经过七八年的教育之后，方能成为一个健全的战士。其实，单以古代的武艺说，如欲使其娴熟于弓箭、刀剑、矛盾及驾车骑马等技术，实非七八年不为功，可见孔子的话，并非夸大之词。降及近代海空军及装甲部队、降落伞部队的训练，欲其专精，亦要有相当长久的时间。所谓「欲速不达」，即此之谓。

士兵的管教养卫

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孟子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这都是强调练兵的重要性。其实，对士兵未施以充足的训练，乃驱之作战，固为「殃民」「弃民」，即不发给士兵以充分的粮食，与良好的武器，亦为「殃民」「弃民」，因为士兵没有充足的粮食，则不能保持康健，没有良好的武器，则不特不能杀敌，反为敌所杀。

今日欧美各国作战，对于士兵的管教养卫，确是无所不至。不祇给他们以好好的「管」，且给他们好好的「养」（粮食），又给他们好好的「教」（训练）和「卫」（医药及武器）所表现的全是「爱民」，「利民」，较诸孔孟的学说又进一步。可见欧美文明国家无论对什么问题，都是先作科学的研究，又作合理的解决的。

应添入「武器」要素

孟子并不是一个反战论者，他一向主张「仁师」、「义战」，他在用兵上，曾提示了一个制胜的原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两千年来，一般人莫不奉为金科玉律。可是到了今日，因武器进步所表现于战争的决定性，非加以修正补充不可。即应添入「武器」这一个要素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武器，武器不如人和。」这是说，决定战争的胜败，以人和为主，武器次之，地利天时更次之。四者俱占优越，当可必胜。但今日的武器已可相当克服天时地理的困难，将来的威力自然更大，所以我们今后不应恃有天时地利，要致力于武器的发明与人和的养成。

管子重视武器

中国固代的兵书多未提及武器的重要性，即西方克劳塞维慈有名的「战争论」，亦有此缺点。惟有「管子」一书，具有这个特点。其见解，正与现代欧美军事家的「武器决胜论」相脗合，该书说：「审器而识胜」。又说：「器械巧则伐而不费」，再说：「器备不行，以半击倍。」再又说：「凡兵有六论：必先论其器……故曰：

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土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无战。二器成，惊夫具，而天下无守。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其次桓公问以必胜兵器的制造问题，他答道：「选天下之豪杰（即今所谓工程师），致天下之精材（即上等原料），来天下之良工（即熟练技工），则有战胜之器矣。」美国今日之所以成为「民主兵工厂」，不待说，由于具备着这三大条件。今后中国军政当局应特别研究管子！

设险的评价

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这是一种守势的国防思想，一直支配了中国数千年。

设险是指人为的险，不是天然的险。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是一种设险，现在各城市所遗留的城廓，是历代王侯的一种设险。可是到了今日立体战争的新时代，这些设险已成为废物。于此，可见设险是有时间性的。在今后战争上，设险为守是要不得的，唯有设险为攻，方能守险，亦唯有守于险之外，方能保险。尤其花了无数金钱来设险，如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英国的新嘉坡要塞，较不如用来制造新武器，建设流动部队。

苏秦早于克氏的发明

中国原是一个兵学昌明的古国，所以近代军事学上一切原理原则都早见于我国古兵书中。像现在一般人所常道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语，并不是「战争论」著者克劳塞维慈氏（1780-1831）的天才的发明，最近我重读「战国策」，在「苏秦以连横说秦」一文中却发现了这个原理，该文记述这位外交家兼兵法家苏秦氏游说秦惠王说：「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三皇五帝，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在二千年前中国兵学上已建立了这个高深的原理，今日真是足以自豪于世界！

孙武苏秦的名论

孙武的著书与苏秦的献议，真是聪明绝顶，一则把贤相伊尹和吕牙列于为一般人所不齿的间谍之林，例如用间篇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这一面在强化他用间的理论，另一面则在提高间谍的资格，以免败类混离其间。一则把历代的圣君明主亦列为主战者，并非反战者，以强调他主张秦王要对六国用兵的策略。苏秦说：「昔神农伐补遂，黄帝伐琢鹿而擒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霸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

外交与兵法相通

苏秦是一个外交家，也是一个兵法家，他的外交术得自兵法的书，并非外交的书。即他把姜太公「阴符之谋」的原理原则运用于外交上，因而说服赵王，组成反秦的联合阵线。在这里，使我忆起日本松冈洋右前赴华盛顿出席军缩会议时，新闻界名宿德富苏峰翁特赠以吉田松荫注的孙子兵法的故事。

原来外交与作战的道理相通，中国古代没有外交的书，仅有兵法的书，能够活用兵法的原理则于外交上，确可以制胜于樽俎之间。

将骄必败

中国战史上因骄致败的将军，当以「横槊赋诗」的曹操，「投鞭断流」的符坚为最著，其给予我们的印象亦至深，使我们对于老子所说：「祸莫大于轻敌」，吴子所说：「出门如见敌」的提示，更加惊惕，非奉为圭臬不可。大凡将骄，多因修养未成——火气太盛易骄，学问不足亦易骄。其次，有的由于我强敌弱，我强则易恃其强，敌弱则易轻其弱，于是骄心生焉。有的起于屡战屡胜，屡胜则目空一切。唯我独是，即所谓「将不可数胜，数胜则骄。」骄的结果怎样？一是无谋，二是无备，无谋易为敌乘，无备亦易为敌乘。看呀！在战史上那数不清的覆军杀将的惨剧，那一件不是由于将军的骄矜所造成呢！

杀敌以怒和恨

孙子说：「杀敌者，怒也。」

法国戈兰将军说：「在战争时期，更甚于平时，伟大的思想来自人的心里，最使人振作奋发的莫过于恨，普鲁士布留歇所以能够战败百战百胜的拿破仑，便是由于当时德国人心中的恨。」

但是怎样方能激起将士的「怒」与全民的「恨」呢？一曰虚宣传，二曰宣传，三曰宣传。

和战的真谛

战与和不可分，有战必有和，自古有和而不战者，亦有战而后和者。宋李纲说：「能守而后战，能战而后和。」真是把和战问题下了一个颠仆不破的答案。迄乎清代以外患频仍，和战问题又起，当时有武臣名叫叶文铨上书总理大臣说：「战胜而和，和可成，亦可久。战不胜而和，摩特和不可恃，即此后战亦不可恃。」又有人撰文评论说：「从来言和者，必先言战，战者和之本，能战而后能和，未有不能战而能和者也。是非不能和也，不能战而和，和之害，有不可胜言者。是故善谋国者，不战则已，战则不经于言和，非好战而恶和也，事势然也。夫善战者，善和者也。战之愈力，斯和之愈久。彼忽而言战，忽而言和者，其战也必不胜，其和也

必不久，不待智者而可知也。」从这些话上，更可了解过去抗战中，反对「中途妥协」，「中途投降」的真谛了。战则必求胜，和则必求利，前者属于军事问题，后者属于外交问题，如非准备充份，运用得宜，决难获胜。

文武合一论

中国原为「文武合一」之邦，汉唐犹存古风。宋明以来，因重文轻武，遂至一亡于元，一亡于清。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国，为便于统治，更重文而轻武，弄得外患频仍，一败再败，当时一般明达之士目击心伤，曾大声疾呼道：「今日矫枉之策，振弱之端，非重武于文不可。武不可得遽而迁重也，则非合文于武不可。」（见何熙年「裁兵议」）。又有说：「中国重文轻武，积重难返……西国仕途武重于文，盖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合文于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见马建忠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再有说：「中国原以重道而轻艺，重文而轻武，为其重道而轻艺也，故诗书礼乐之微，名教纲常之大，皆可震今铄古，独至制器尚象，则不免率尔不精。为其重文轻武也，故性道文章之理，雍容揖逊之风，亦可轶后超前，独至海上争雄，则不免瞠乎其后，此中国受病之源也。……盖文所以治天下，武所以定天下，文武两途，可相资而不可偏废者也，奈何竟轻武艺乎？」（见陈耀卿「中国宜重武功」一文）至以留学于西洋之薛福成氏更痛陈说：「西洋各国所以骤胜中国之故，厥有二端：一则中国三代以前，文武原未尝分途，汉唐尤存此意。宋明以来，右文左武，自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者，皆粗材，外侮迭侵，职由此故。」可惜议论自议论，未见实现，而清室已亡。尤可惜的，直至抗战之初，依然充满「文不识武」，「民不知兵」的现象。其实，中国人太文弱了，非讲武不足以振作精神，养成朝气。又中国为一农业社会，人人习惯晏安，爱好和平，非讲武不能使其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御侮杀敌。愿我当局以新的内容，恢复古代「文武合一」之风！

中国人应尚武和好义

一国不能固步自封，其长短亦应欢迎外人的批评。固然外人的批评未必一一中肯，但我亦非无足借镜之处。最近我读蔡松坡将军遗集，见有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批评我国说：

自历史上之陈迹征之，支那人系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系好利之民，而非好义之民。今日支那之连战连败者（指满清时代——浴日注），其近因虽多，而其远因，实在支那人之性情也。

尾崎这番话已说了多年，可惜在神圣抗战中，我们仍作如是表现，尤其「好利」一点，更达于最高峰，殊可痛心！不过我要加以反驳的，中国古代人是「尚武」，也是「好义」。关于前者从古人的造字上已可概见。例如「我」字从戈从手，「躬」字从身从弓，即戈操于手，弓置身旁，方能自卫。用为古代弱肉强食，非带武器不

可。「族」字内有矢字，是说无弓矢自卫，则不能成族。「国」字内有戈字，是说国家一定要有戈矛以守之。由此足证中国古代不论个人或种族或国家均是尚武的。至于古代的纳税亦为军需之用，故赋字从贝从武。又如易经说：「武人为予大君」，古文君字从简，象持杖之形。士之本义为事，字作斧形，是说有斧即有事，由武器转为武人。其次，说到「好义」，例如所谓「揖让之风」，「吊民伐罪」，「毁家纾难」及「排难解纷」等事迹，也是充满于古代史册的，可见古人的「好义」。不过后来却逐渐地流于「尚文」和「好利」吧了。所以我们今后非痛改前非不可，即我们要好义而忘利，尚武而不流于黷武，方能复兴中国，维持世界的和平。

可是尾崎虽能指出我国过去失败之因，却未能为自国军阀痛下针砭，致其军阀只知好战和好利，弄得整个东方陆沉，日本亦归于毁灭，难道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吗？

宋秦少游的参谋长论

现在一般人谈到参谋组织的建立，莫不以西方名将拿破仑、毛奇等为首创者。其实，在我国古代军队中早有参谋组织了。六韬一书就有「王者之师，必有……腹心一人，主赞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谋士五人，主图安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的记述。不过迄未发展为拿破仑时代之科学的参谋组织而已。

可是中国历史上向不重视参谋的组织，却盛称参谋长，即「军师」的万能机要。参谋长是大统帅（君主）的灵魂，得之则兴，失之则亡，不待说，由是他能够解决任何困难问题，即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是数千年来，中国虽有伟大的参谋长姜太公、张子房、诸葛亮、刘伯温等辈出，但主张设立参谋长的专论，却未之见，有之，不出于军事家之手，乃成于文学家之笔，历代「文人知兵」，于此可见。近得宋代文豪秦少游着：「淮海集」，中有「将帅」，「奇兵」，「辩士」，「兵法」等论文，逐一披读，知他确有兵学的修养，尤以「谋主」一文，别具卓见，在兵学上具有不朽的价值。秦氏在该文中强调参谋长的重要性说：「谋主者一军胜败之枢机也」。又说：「将军之于谋主也，有之者胜，无之者败，已弃之而资敌者败，敌取之而助己者胜，尝用矣而或弃者亦败。弃矣或用者亦胜。」并指出其条件应为：「精深敏悟之士，料敌合变，出奇无穷者。」又关于参谋长的待遇问题，又提出说：「良将之待谋主也，致之以礼而不敢慢，交之以诚而不敢欺，结之以恩而不敢厌，遗其过差，而略其缺失。」至今仍足资吾人借镜。附游氏原文：

臣闻兵家之所以取胜者，非有将良而士卒劲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敌合变，出奇无穷者为之谋主焉。古之人，将有天下之事，未尝不先以谋，故考订卿士之议，参酌庶人之言，所以谋之于明也。拂龟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谋之于幽也。易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夫谋者，圣人所不能免也，况于兵乎？兵之道，犹一人之身，将者心也，谋主者思虑也，图籍者脏腑也，法制者脉络也，号令者声音也，旌旗鼓铎

者耳目也，车骑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统脏腑，总脉络，出声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虑，则外不攘于人事，内不寇于阴阳，思焉而不精，虑焉而不熟，则饥饱劳佚之过，漫然而不知，寒暑温清之变，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婴触金石，无所不至矣。故心虽明，脏腑虽安，脉络虽通，声音虽和，耳目虽聪明，四肢虽便利，不可以无思虑。将虽良，图籍虽具，法制虽谨，号令虽严，旗旌鼓铎虽修，车骑步兵虽练，不可以无谋主。盖将军之于谋主也，有之者胜，无之者败，已弃之而资敌者败，敌取之而助己者胜，尝用矣而或弃者亦败，弃矣而或用者亦胜。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汉之强弱者，不待较而知也。而项氏乘百战之威，身死东城，刘氏以颠沛奔北之余，五载而成帝业，何哉？汉有良平之属为之谋，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杨雄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慙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胜，自屈者负。」此所谓有之者胜，无之者败也。昔陈余舍李左车之计，死泜水上，韩信释缚而师事之，遂收燕齐。袁本初弃许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跌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车者，岂欲负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势然也。此所谓已弃之而资敌者败，敌取之而助己者胜也。昔张绣以精卒追魏师，贾诩以为不可，已而果败。既又请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胜。夫诩之为绣谏一也，从远不同，则胜败亦异，可不察哉？此所谓尝用矣而弃之者亦败，尝弃矣而用之者亦胜也。是以良将之待谋主也，致之以礼而不敢慢，交之以诚而不敢欺，结之以恩不敢厌，遗其过差，而略其缺失，所与图画者，虽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谈美而折冲，偃息而销衅者，繇此道也。后世则不然，将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视，而所谓幕府从事者，往往皆鬪茸取媚之人，一旦敌传于陴隍之下，变发乎肘腋之间，召而问之，五色已无主矣，是岂有补于万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论兵者，止知重将帅之选，急士卒之练，讲器械阵营之所宜，究山川形势之便，与推风角鸟占之说，至于谋主则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谋主者，一军胜败之枢机也。

明陈子龙的「兵家言序」

这是一篇兵学杰作，作者陈子龙氏，为明末抗敌英雄，精通韬略，以戡乱有功，曾擢兵部给事中。彼当时目击「鸱张之虏，压我三陲，蛾飞之盗，横行万里，汲汲乎如座漏舟之中，焚屋之下。」特著「兵家言」一书，以为世用，其有名的序文如下：

古之帝王，曷尝不以兵事为重哉！国之所以存亡盛衰，其得失之林，可考而知也。易称师贞，书严狷夏，诗有猷囚之颂，礼恩将帅之臣，春秋纪侵伐，详战阵，此五经者，圣人治世之书，世儒之所奉也，其在孔门则季路、冉有、樊迟、皆以战功显，而夫子独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此权辞也。不然，却蒯人之兵，堕三都之城，而曰：「我战必克」，又何以称焉！且二三子者亦安所学乎？盖古者文武之涂出于一，故伊尹、周公、方叔、召虎、管仲、乐毅之流，莫不入作卿士，出为元帅，彼皆当世之大圣贤人也。上有体国之念，下怀救民之心，而又深于仁义廉让之旨，明于进退奇正之方，故师出而不扰民，不多杀士卒。及其成功而归也，事君以诚，处身以恪，居功以谦，名勒景钟，

身膺庙食，终始永保，君臣同休，岂不伟哉！后世逢掖之家，以谈兵为耻，而专委其事于粗人武士，彼其人即不甚明于君臣上下之义，而天资暴戾，以杀戮为快心，用兵之地，流血成川，即幸而有功也，封爵赐予，恒不足以满其望，而跋扈僭拟之事，往往而见，人主既不能堪，而变或因以再起。呜呼！兵者，圣人所以除乱诛暴，永靖国家也，非以毒天下而生事端也。而委之于粗人武士，生民之患，何时而已哉！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佑、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时为宗臣，彼岂必有搏虎之力，射鹏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然则岂非儒者之所当务耶？明兴，高皇帝以马上有天下，而崇儒重道，思得文武兼资之士，以与共治。二十年，礼部请立武学，祀武成王诏曰：「三代以上，文武兼备，用无不宜，岐而二之，是轻天下无全才，后世之陋习也，其罢之，而从祀太公于帝王庙。」是举也，岂不卓越厚望天下士哉？其后虽以拘于科目，竟分两途。然英景时则有王骥、于谦，宪孝时则有韩雍、王越，武世时则有王守仁、杨一清之属，大者列五等，小者拥旄节，此皆起家书生者也。近者七八十年之间，天下太平已久，士大夫耽于佚乐，厚蓄财资，以为百世计，而其稍稍号贤者，坐啸高议，倡说玄虚，已入于晚宋之迂腐，而不自觉。以为兵革之事，且没齿不复见，见有谈说者，皆怪笑之，或有英迈豁达之士，则不免谤议。嗟乎！今人下兵起二十年矣，鸱张之虏，压我三陲，蛾飞之盗，横行万里，汲汲乎如坐漏舟之中，焚屋之下。而公卿嬉游，瞻视如常，淮思去危就安，以为苟全之计，而不知安者之终至于危也。又不能思周任之戒，以避能者，其心欲挟此安之哉！明天子为之旰食，十年于兹矣，乃命海内士人，习孙吴之书，娴骑射之事，所以重武节，求异人，意至隆也。而不忠之臣，念重劳子弟，多方阻挠。呜呼！是何心欤！子龙至愚极贱，然事上之义，惟君所使，则尝闻之，不敢弁髦成命也。且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当今所急不在兵乎？野兕结角以拒虎狼，泽雁衔芦以避马网，而今人不思所以自卫之具，其鸟兽之不若耶！故上以忠于国，而下以全其身，其事诚重矣。仲夏无事，因与同志之友，取孙吴之书，各以己意论之，而并杂策。当今用兵之事，虽皆妄言臆说，而庶以寄漆室之叹，且以质夫世之能者云尔。夫兵家之所以愈衰者，韬铃之士，惟以力战为能，而不知古人虚实之妙，晋绅之家，茫然不知，则又真以为有风云鬼神之不可测，玄女神师之不可遇，岂有是理乎？夫用兵而至于战，已为不得已，至于所以取胜者，皆实事，非异术也。皆名臣良将所已行，非鬼谷、黄石所独传也。有志之士，苟能揽輿图以熟形势，考史册以镜是非，精思虑以应事变，广结纳以知人材，而又以济世安民、忠君报国为本，则安在不如古人哉！子龙非其人也，其言尤粗造也，我叹夫居其位，食其禄，而漫然不知人主之忧者。

这是一篇多么情文并茂的名文，披读再三，尤令人不忍释卷。彼指出中国古代文武合一之盛说：「伊尹、周公、方叔、召虎、管仲、乐毅之流，莫不入作卿士，出为元帅。」又抨击粗人武士专管兵符的不是说：「后世逢掖之家，以谈兵为耻，而专委其事于粗人武士，彼其人即不甚明于君臣上下之义，而天资暴戾，以杀戮为

快心，用兵之地，流血成川。」并指出当时士大夫的错误见解说：「近者七八十年之间，天下太平已久，士大夫耽于佚乐，厚蓄财资，以为百世计，而其稍稍号贤者，坐啸高议，倡说玄虚，已入于晚宋之迂腐，而不自觉。以为兵革之事，且没齿不复见，见有谈说者，皆怪笑之，或有英迈豁达之士，则不免谤议。」令人不胜今昔之感。再指出战争的意义与自卫的必要说：「兵者，圣人所以除乱诛暴，永靖国家也，非以毒天下而生事端也……当今所急不在兵乎？野兕结角以拒虎狼，泽雁衔芦以避马网，而今人不思所以自卫之具，其鸟兽之不若耶！」真为不刊之论。最后勸勉军人说：「有志之士，苟能揽舆图以熟形势，考史册以镜是非，精思虑以应事变，广结纳以知人材，而又以济世安民、忠君报国为本，则安在不如古人哉！」迄今尤可作为国军将校的座右铭。

清人论海防

中国自鸦片战都以来，倡建海防之议，风起云涌，有人就防海的时间空间上的难易说：「防海于昔日易，防海于今日难，防海于远易，防海于近难。」（见余贻范：「防海论」一文）。又有人就防海防陆而此较其难易说：「防陆虽急，而究较防海为易，防海易，要比防陆为难也。中国陆军尚有把握，海军则远不及西人，观昔年法人扰我马江，我船与法船数亦埒，而红旗一麾，我之船礮尽被毁灭。迨其后，一战于宣光，再战于凉山，正当法人菁华荟萃之区，而乃拉朽摧枯，势如破竹，追奔逐北，恢复全疆，岂马江之法军皆梟勇精锐，而宣光凉山之法人尽老弱疲癯乎？诚必海战乃西人所长，陆军则我战所长也。」（见李经邦：「防海防陆难易缓急」一文）。直至抗战爆发，我陆海军仍作如是表现。诚以我陆军有深长光辉的历史，殆非初出茅庐的海军可比拟。虽然，陆战为我所长，海战为我所短，但我断不能安于所短，而坐让海疆的失防，敌舰的横行。倘若我能认真建设，则久而久之，未必不能克服所短，追踪英美的海军。又有人就陆海军的异同难易而此较之，其议论颇精辟，特录之于下：「夫御将之道，贵黜陟明，将兵之道，贵赏罚明，而后将能用命，卒皆效死，百战百胜，此养陆军之术也。水师亦何独不然？惟水师之与陆军，其险夷劳逸固殊，而其学问技能胥由积累而至，其选择有倍难于陆军者，何以言之？陆军列屯出戍，步步立营，训练勤奋，纪律严明，即可以成劲旅。水师以船为家，出没风涛，或台颶起而艨艟掀簸，或雨雪至而肢体皴痲，昼夜宣劳，寒暑靡间，此平时劳逸之不同也。陆军出战可进可退，心有所恃，胆气自豪。水师迎战于汪洋巨浸之中，一遇敌船轰发雷炮，倘使机釜船舵，偶一中伤，全船覆没，长平坑卒，无比惨烈，此战时夷险之不同也。而况陆营兵卒，演枪操炮，各有专属，骑士材官，立有专营，但求步伐整齐，号令不乱，初无委折繁重之事。水师训练兵卒，事多且精，使之升桅，则如猱之捷，使之泅水，则如鳧之安便，使之操炮演枪，则必如由基之射一绳一索，考据精详，一杠一帆，体用明习，此水陆兵卒技能之不同也。陆军之将，所长者骑射，所精者击刺，其于地理之扼塞险易，古今之阴谋韬略，精研輿道，晓畅戎机者，古今名将代不数觐，或攀旗斩将，建树奇勋，类恃其血气之勇，听将帅之发纵指示，惟必尺籍付任，人尽知兵。若水师之将卒，其入也，既已稍通文义，及肆习各事，学莫不殫极精微，于算学则阐圆锥曲线之微，于格致则极分量体质之细，于制造则尽机轴相钳，轻重互配之理，于公例则晓局内局外，主战主和

之机，而弹药之疾徐，铁铜之坚韧，水火之分度，礁砂之隐显，风信之微验，机舵之将迎，皆其分所研究，至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以资临事之应对，以阐发未发之阴符，又其余事，此水陆将官学问之不同也。」（马建忠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可是自空军出现于海空后，已使海战起了一大变化。所以在今日，海军的如何防空，又如何争取制空权及如何配合空军作战，实为海军研究上的新问题，在满清时代的一般谈海防者，当未梦想及此。

兵事的变化

清将左忠棠有言：「西北战事，利在戎马，东南战事，利在舟楫。」胡林翼也说过：「天下兵事，北以骑马为要，南以舟师为要。」可是到了今日，因为武器的进步，就西北的作战而说，已非骑兵可以担当，必须有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东南沿海沿江的作战，固要有强大的海军，还要有强大的空军。在今日立体战争之下，海空两军，是两位一体的，不能分离。倘若一方仅有海军而无空军，则必为对方之空军所蹂躏而归于消灭。

希腊哲人苏氏论军事

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氏，他以三次从军的经验，说了一些在兵学上很有价值的话：

将帅必须知道，怎样具备他部属的粮食，和战争所需的一切物品。他必须具有拟定作战计划的想像力，和实行计划的现实头脑和精力。他必须观察锐敏，永不疲倦，精明机警。既要慈悲，又要毒辣，既要单纯，又要狡猾，既要当卫兵，又要做强盗，既要豪奢，又要吝啬，既要慷慨，又要珍惜，既要激烈，又要保守。他必须具备这些，和其他先天或后天习得的性质。自然，他也知道战术，因为乌合之众不成为军队，正如一堆建筑材料，不成为一座房屋一样。

我们从苏氏这些话的次序上，可见他把军政列于第一位，其意是说，在战争上所需要兵员及一切物质，如果得不够合理的解决，则战争必无胜利的希望。我们看汉高祖统一天下之后，论功行赏，以「补兵馈饷，军得不匮」的萧何居第一位。又从过去抗战的过程而看，更可澈底了解军政在战争上的重要性。苏氏真有特见！至论将帅应具正反两面的性质，亦为经验之谈。也要知道战术，是说将帅一定要有高深的兵学修养，否则，不学无术，老粗一个，不特在现代战场上束手无策，就是在古代战场上亦要垮台。苏氏两千多年前已有此见解，足见哲人兵学造诣的精湛。